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五至七百九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劉宗望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傳

李紳傳一首　　郭常傳一首

馮燕傳一首　　燕將傳一首

張保皐鄭年傳一首　　蔡襲傳一首

何武傳一首

李紳傳　　墨數十行 墨浙本文粹作累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堅為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為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以至日（三字集作次至文粹作以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既（文粹作即）盡即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

欲曰為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偽諾之召書記以跳聞紳聞之亡入錡内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輙塗去墨數十行又如是錡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此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若在前三字集作在畏前若幸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旁一人為錡言曰

聞有許侍御集作御史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名縱縱至錡鋭文粹有意字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亞之二字作粹集本作贊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中山劉騰為書以大之而紳之跡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馮燕傳　　前人

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麗情作俠集）為擊毬鬭雞戲魏市有爭財鬭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公耽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集作中軍）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焉（集作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會嬰（麗情集有嬰幕二字）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

轉匿户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旦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為妻嬰殺留縛之趣（集作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迺誣以過失令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即其他殺而（集無而字）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麗情集有與字）小吏持扑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

(集有且字)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亞之(二字集作贊)曰余尚大言(二字集作大史言)而又好敘義事其賓黨耳目之所聞見而(一作者)為余道元和中外郎劉元㽘語予貞元年中(集無此四字)有(集作以)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一作感)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真古豪矣

燕將傳　杜牧

譚集本文粹作譚忠者絳人也祖瑶天寳末令内黄死燕冦中豪健善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路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黄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合集本文粹作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為之集有禁字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夫矣集作哉兵决出格沮者斬忠集本文粹有其字時為燕

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𩒹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夏集作吴 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

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集本文粹作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趙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鮮牌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集作為角尖之耗於魏獲希集作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集作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

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隂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

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

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

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

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

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

而事趙也燕其為予謹䕶北疆勿使予復掛胡憂而得

専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觧獄召忠曰信如子

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絶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柰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度(集作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賈(集作賣)恩於趙敗忠于上

兩皆售也是燕賍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軍集作畢出後者臨以狗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棣州管猒次滴河陽信蓨平昌將陵滿臺浡海蒲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集本作地復

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兾田悦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抵集作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為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劒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横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粹有縛字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咢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

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族忽反如搏鶵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太山壍太河精甲數億鈐劒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闕西六十里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盖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俳倡顛翫集作玩之臣顏澁不展縮衣節口以賞

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騷騷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摠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塋于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夏集本文粹作春其遇於馮翊屬縣北衛集本文粹作徵中因吐其兄之狀其因直書其事至於

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張保皐鄭年傳

前人

新羅人張保皐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為軍中小將保皐年三十鄭年少十歳兄呼保皐俱善闘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能没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皐差不及年保皐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後保皐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願得鎮清海新羅海路之要使賊不得掠人西去其

王與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臯既貴於其國年錯寞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縣一日言於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欲東歸乞食於張保臯元規曰爾與保臯所挾何如柰何去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耶年遂去至謁保臯保臯飲之極歡飲未卒其國使至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臯遂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臯為相以年代保臯天寶

末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去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二字集作將萬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去計未決新唐書有旬日二字詔至分汾陽兵東討唐書作詔臨淮分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討集作伐豈懷私忿時耶悉名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

約束及别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畔知其材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臯果不殺此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於汾陽此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於已年且饑寒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角集作權於保臯汾陽為優此乃聖賢遲疑

成敗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性集作情並植雜性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性銷彼二人仁義之心既勝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名為百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名公疑之以周公之聖名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名公且不知之茍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名公尚爾況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亡夫亡國非無人也其未亡時賢人不用茍能用之一人足矣

# 蔡襲傳

李磎

蔡襲者自言裨將也不詳其氏族源胄至襲居北部振武軍學擊劍沉勇好奇謀功名初無知者嘗任氣與人鬬而斃之時故司空劉沔以右僕射為振武節使聞之收襲繫獄將杖殺之經宿而死者復蘇故襲得免死謫役數年沔移鎮河東武宗初匈奴犯邊詔沔河東及諸道兵出征襲聞邊方有事將因之以立功乃逃其所務來叩沔曰往君免襲之死是明公屈法申恩而襲之大

幸也今天兵有伐於北虜竊頋施犬馬之勞於軍前上
得以酧君之恩下乞以自補其惡死生畢矣沔聞而壯
義之命廁諸卒官軍至大寧聞匈奴已入振武界時大
和公主在蕃多年又聞振武欲奪公主沔恐公主為振
武所得蓋巳功籌策未知所出諸將吏莫能謀襲乃請
詐為捕逃者至匈奴營動搖令入河東界沔深然其計
遂遣襲往襲至匈奴所揚言云振武鎮守欲殺汝曹河
東劉僕射是招撫使若不移必為振武所害匈奴有得

此語者遽歸寧武遂移部曲八字一作遽歸單于遂移部曲次于屈越城西已在河東界去官軍猶二百餘里龔歸告沔欲奏恐詔問須生口為據龔又獲生口十二人馬十五疋主帥乃具事上聞自後屢有詔令奪公主沔患匈奴衛帳遠欲其近又不能龔遂請以貲糧入蕃招引沔從之龔至蕃中見公主公主流涕告以北蕃破亡疾饑孤危無告龔對曰聖明在上公主何不與單于議同入奏以困急耶公主曰此已曾議單于為我去必不還事已不

諧矣言畢襲請對單于謁者高達干曰單于是離本國復一作後中路一有冊字不宜與使相見有故但可與蕃相論之襲遂見蕃相相曰吾病饑竄亡唐不我恤今日唐使來幸得無可懷襲對曰為不知單于消息捕得匈奴十二人詰問方知在唐界外數月河東劉僕射令以貲糧一十槖馳寄公主單于宰相無遣詔命如能南下則所匱竭易相助也今部落甚遠安知旱歟如此蕃相曰人不曉公法昨者饑莩不得已有所犯干今日汝必以此

故來誘殺我遂推襲出帳令步卒以弓弩圍繞曰不露情必當射殺襲曰國家實命招恤如信即往疑盡走諸蕃後悔亦無及矣今虐我何益蕃相曰我若徒走諸蕃亦何悔襲曰單于大蕃與唐為親有舅甥之恩輔車之勢破亡祇宜歸唐反入諸小蕃若為小蕃所䇿安得不悔蕃相乃曰我今歸唐但恐汝主誤我汝若真招徠當為我重約誓襲曰凡作誓者急則萬端襲之為誓異於是遂引手蕃相前請斷左手腕以為誓顏色不動辭令

甚壯蕃相不許曰且為我劈心出血後自飲之亦足為信襲乃於心上出血置器中而誓曰我若誤汝入唐境而携貳心天必殛誅烹醢分擘言畢飲盡器中血匈奴乃信遂移帳至雲州北塞谷山東與官軍相距六十里後又詐稱弋獵侵掠振武不和引歸襲在虜庭多日恐不得歸乃誑單于相云更於雲朔州為蕃國取貨糧因遂得歸具告沔以誘得匈奴近塞黨匈奴新刼振武還兵勞瘁又以唐家招徠不設備若奪公主必宜乘時疾

往沔許諾命將校石雄王宰等與龔皆至單于帳合圍大破之龔突入帳中挾公主於馬上出十數步恐官軍不知誤傷乃呼曰此乃公主也石雄聞以步卒三十人奪之歸公主至河東悉訴其事於劉沔又嘗書龔名於尺素中許以上聞又言於監軍呂義忠曰無蔡龔吾不生還矣其智如此公主既歸京師沔加司空石雄受天德軍防禦使唯龔非大君所知主帥不為奏公主亦竟不能為言功業籌策遂隳而不顯而河東絶滅匈奴至

今邊塵晏清者本襲運籌之力也會昌二年劉稹據上黨反揚弁於大原乘閒拒命見獲四年上黨平今上大中四年南山党羗叛自會昌二年及今征伐襲並有勲績其功皆録在河東簿書惟破匈奴為首功而為人所掩耳至今部曲將校無不稱其智勇李磎曰甚矣功名之見沉也一至於是然古人嘗稱位可排而名不可奪矣由蔡襲以言之其可奪耶其不可耶始余於京洛閒聞説者多稱劉石有破虜之功及至大原聞蔡襲方知

為舉代之惑也悲夫功業卓然尚可掩抑況才藝耶余念其勤而無益故詳足其事為傳云

何武傳　皮日休

何武者壽之驍卒也故為步卒將戍隣霍岳岳生名𦲷昌究切有負其敗者多強暴民民不便必愬其集作於將武之至矣責其強暴者盡擒而械之俟簿圉將申壽守請殺之強暴之黨懼且死乃誣愬武于壽守且曰不順守命擅生殺于外壽之守嚴悍不可犯苟聞不便於民雖

劇寮吏得皆辱殺之至是聞武罪如乳虎遇觸怒蝮遭傷其將害也可知已乃命勁卒將命拳武至府武固知理可伸不柰守嚴悍必當受枉刑乃樂而俟死集作已矣至則守怒而責武以其過武善媚對又文體魁然乃投石拔距之類集作狀枉之事也守雅愛是類翻然釋之紲其職一級武曰吾今日不歸地下真守之賜也請得以命報居未久壽之指邑曰樅陽即今盛唐縣野寇四起其邑將危武請於守曰此真某畢命之秋也守壯之復其故職

奏命為貳將武領偏師自間道入樅陽不意伏盜發於一作崛發叢翳間兵盡駭逃武獨鬬死日休曰武之受謗不當其刑況其死乎如非武心者縱免死其心不能無憤也況感分用命哉嗚呼古之士事上遇謗當職遭辱苟其君免之必以憤報破家亡國者可勝道哉春秋弑君三十六其中未必有不由是而致者也武一卒也獨有是心嗚呼今之士事上當職苟遇謗集作謗遭辱無是心者吾又不知武一卒也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傳

無心子傳一首　負荅者傳一首

仲長先生傳一首　五斗先生傳一首

強居士傳一首　醉吟先生傳一首

江湖散人傳一首　甫里先生傳一首

書李賀小傳後一首　李夫人傳一首

楊烈婦傳一首

竇烈女傳一首

趙女傳一首

無心子傳并序

王　勣集作績

東臯子始仕以醉懦罷鄉人或誚之東臯子不屑也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集作云

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天人也拘之仕無喜色

泛越集此無字若而從越國之式新唐書作法集作載曰有穢行者不恥俄而無心子者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愠色退而

將遊于茫蕩之野適勳之邑而遇機士機士撫髀而歎者三曰嘻子賢者而以罪癈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教無心子曰爾聞蜚廉氏之馬說乎昔者蜚廉氏有二馬一者朱鬛白毦龍骼（集作體）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熱（集作藝）死一者重脛昂尾駞頸駱膝踶齧善蹶棄而散諸野終年肥遁是以鳳凰不憎山栖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尚潔以罹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唐書作清）東臯聞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矣

負笭者傳　　前人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薛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笭者𥈭𥈭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嘆也薛生曰叟何為者而徵吾歎負笭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累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藴也伏羲氏畫八卦而文

王粲之不逮省久（文粹作文）矣（一作文王粲辭之不逮者久矣）以為文王病也吾是以嘆（集作疑）負荅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勞乎而費畫也（一作事畫）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智詭之道迸出曰我善言篆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智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也安得羸嘆而

嗟文王乎負其答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字集本文不粹作名答而去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仲長先生傳　前人

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也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絶妻子開皇末始菴河渚間以息身焉十餘年集有間以二字賣藥為業人莫知之也汾陰侯生以筮著有集名字因游河渚一覩而伏集作服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

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有以知其懸解也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

## 五斗先生傳　　前人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為號焉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

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甞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為集作養而稽康著論逺何為窮而阮籍慟哭故昬昬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強居士傳　　釋皎然

人生性静而遷乎可欲可欲萌乎憂喜者病之源一作原也故至人觀其静見萬物之真觀其動見萬物之通客有强君隱士之儔也理照涵俗寄於和扁之伎而時人無能知者予甞問君以醫之術君對曰夫妙有統於心

而通於物理其靜爲性其照爲覺覺也者日月之謂乎性也者太虛之謂乎故理世世爲儒可以敷五典理性爲釋可以越四荒一作四流理病爲醫可以空六腑使定命可追業疾可亡而世教罕能代之故醫王未悉辨也予曰至哉斯言命小子志之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

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昏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栖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過欣然忘歸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閒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覰自居守洛川洎布衣家以宴遊名者亦時時

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集作過）必為之先拂酒罍次開詩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栁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娱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屨（一作履）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舉適野舉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書數卷舉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凡十年山間（二字集作其間日）賦詩約千餘篇日釀酒約數

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再至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屋賈禍危身柰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於妻子凍餒柰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誤柰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盃觴諷詠之間放即集作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

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啟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啟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時集作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為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又飲數盃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

吟相仍若循環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為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鬢（集作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如何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

乃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之文粹無之字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集作而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為雪水之局為瀦為洳為潦為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埴不可以為埏集作埏甓集作瓵不可以為盂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

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詠集作以志其散

##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甫里松江上村墟名先生性野逸無覊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擿微旨見有文中子王仲淹所為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為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通例刻之于石今在潤州文宣王廟意以是學為己任而顛倒漫漶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

疑誤後學乃著書摭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痛中茫（集作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于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為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少攻（一作工）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輙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好潔几格（音閣）窻戶硯席翦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于方冊值本即校不以冊三為限朱黃二毫

未嘗一日去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繆誤者刋之樂聞人為善講評通論不倦有無賴者毀折糅汙或藏去不返先生蹙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人既士矣柰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之所不詳先生居有地數畆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萬步（吳田一畆當二百五十步）有牛減（集作咸）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也（集無也字）無別（集有他字）田也先生由是苦饑困

倉無升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為具具區之具集作具區由是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黴瘠大禹胝胼彼聖人也集作焉非聖人耶集作無此四字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其蚤虱名器雀鼠倉庾者如何哉先生嗜茶荈置小園於顧渚山下山在吳興歲貢茶之所歲入茶租十許薄為甌蟻之費集作蟻之實自為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茶經陸季疵撰茶訣釋皎然述南陽張又新嘗為水說集作記凡七等其二曰慧山寺

石泉（在無錫縣出）其三曰虎邱四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然後能起有客至亦洯樽置觴（集作觶）但不復引滿向口耳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諳（集作訪）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吊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集作性）無事時則乘小舟設蓬蓆賫一束書茶竈（集作爐）筆牀釣具擢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决起山鹿駭

去之不若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渾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狷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久集作矣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人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書李賀小傳後

玉溪生傳李賀云集作字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

成其文余為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為平陵（句絕）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阯陂陁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十（集作夫）抱蘩蓧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鼈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集作嘉）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後（集作領）小吏經驀投金渚一往至得蔭大櫟隱嵒（集作蔌）蓧

坐于積水之傍吟到日西還爾後衮衮去曹務多弛廢令季躁集作秃憡卞急不佳東野之為立白王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卯至于槁死不能集作得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李夫人傳 華外祖故貴鄉丞范陽盧君諱善觀夫人 李華

夫人趙郡李氏諱某字某號惠日自後魏義豐懿公琛七代至明經君玄福道義德禮歸于一門魏史所謂事親孝謹風度審正是也年十三歸于貴鄉丞范陽盧公善覯姑崔夫人待子婦甚嚴年高多疾自夫人奉養體氣日和姑視夫人愛子如也夫人奉養姑慈親如也撫下掩其小過因而誨之則大過無從生矣姑怒責幼賤夫人則詭請曰此誠違教尊宜降責新婦不安請引外懲恥既而輕罰復命姑或未厭則曰責誠未塞伏以尊

慈恐他日追憐傷尊之心崔夫人撫而笑曰李新婦不
唯安吾兼變吾性自是委以家政其柔明婉敏皆此類
也盧公嘗為宕州司法叅軍夫人隨官西南羌戎不知
長幼之别夫人之威儀敬順聞於殊俗羌戎化焉大夫
人因疾喪明夫人奉衣則安奉膳則飽每曰此女在側
吾忘失明及居憂泣血三年終身銜戚讀論語詩書禮
傳古史箴頌近世詞賦合於雅者盡諷之善皷琴幽閑
自娯志普門之教肸蠁符應六姻孤幼歸夫人者如不

孤焉開元元年終春秋五十無子有女一人孝慈明惠如夫人之德歸于安邑令趙郡李公遺孤檢校吏部員外華不及逮事感慕罔極聞於外家十不存一哀書大畧敢告史官

楊烈婦傳　　李翱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

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佩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一作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

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侃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文粹作為也賊皆笑有飛箭集于侃之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池集作溝之固賊氣吞焉遂率其徒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者希烈之子壻

也賊失勢因<sub>集作遂</sub>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佩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兹猶存人之受氣於天其何不同也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至於辦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sub>一作夫</sub>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注意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志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城而去

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李翺（二字集粹作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自古亦稀况（集無况字）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叙之將告於史官

竇烈女傳　　杜牧

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户曹掾桂娘美顔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

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甞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㕍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集有因字以姊事先奇妻甞間謂曰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

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希烈僭敗曰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恠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兵譟於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時正已死納代為帥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

匕首以獻暴其尸於市后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刼之耳希烈借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娣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此豈才力不足耶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大和元年予客遊涔陽路出荊州松滋縣攝令王湛集作淇下同為其言桂娘事湛年

一十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記之聽說如一二日（三字集作一日）前言實良出於王氏實湛之堂姑子也

趙女傳　皮日休

趙氏女山陽之鹽山人其父貿鹽盜出其息不納有司賦官捕得法當死簿（音部）已伏就刑有日矣趙氏女求見鹽鐵官泣愬于庭曰某七歲而母亡蒙父私盜官利衣

食其身為生厚矣今父罪根露某當隨坐法若不可官能原乎原之不能請隨坐之法官清河崔遠義之曰固當（三字集作固）為減死論趙氏大泣曰某之身前則父所育今則官所賜誓（集作願）去髮學釋氏以報官德自以女子之言難信因出利刀于懷立截其耳以盟必然崔益義之竟全其父命趙氏侍父刑疾愈因訣歸浮屠氏舍日休曰古者救危拯禍必先示信至夫家全國完則隨而乖其盟如趙氏一乳臭女子耳繼死請父命孝也自刑

以盟言信也秉孝植信高蹈於世潔乎瑾瑜不足為其貞芬乎蘭蕙不足為其秀與夫古之救危拯禍者遠矣今之士見難不立其節見安不償其信者其趙女之刑人乎噫後之脩女史者幸無忘耶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宮殿

唐重修漢未央宮記一首

廳壁記一

中書

政事堂記一首　昭文館大學士壁記一首

翰林

翰林院廳壁記一首

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一首

重修承旨學士廳壁記一首

翰林院使壁記一首

宮殿

唐重修漢未央宮記　裴素

皇帝嗣位之年衆靈悅附日月所照莫不砥厲是以遠夷慕義琛賮踆一作負來用文明以為理洞風露之所啟

草木茂暢山川景清擊壤鼓腹莫識由乎帝力矣嘗思勝日聖思閑遠倦大厦之講習想鮮原之遊行乃命法駕備宮馭細草迎輦神飈引衣超然肆行造適自得視往昔之遺館獲漢京之餘址邈風光以遐矚聆思古以諭都襟靈洋洋周視若感者久之於是台左護軍中尉志弘指示之曰此漢遺宮也其金馬石渠神池龍闕往往而在朕常以古事況今亦欲順考古道訓齊天下也至是遐歷怳然深念且欲存列漢事悠揚古風耳昔人

有思其人猶愛其樹況悦其風登其址乎吾欲崇其頽基建斯餘構勿使華麗爰舉舊規而已庶得認其風烟時有以凝神於此也於是命工度材審曲面勢裁成法度以就斯宫攢櫨拱窓玉石碧瓦龍錯層軒烏跂崇墉粉静璇題月照舒廊四注以雲委隆臺分據而山屹蟠虬蜿蜒鱗動梠桷蹲獸却騁姿雄欄檻宏褒乎豁達一作達跨臨乎涇渭緣竹凝遠縈松藹深竒樹流光丹墀迴遠於是闢戲馬之廣場開遠目之閑館天地景新山川

勢重廻太華之秀氣列終南之翠屏九嵕巀嶭而固護八水分流以縈帶而又揚太液之波繚周帝之垣原隰成文丹素含華翼樓杳以分張雄虹直而中跱神機一發廓若懸寓祥煙瑞彩欝欝葱葱瞻廻途一作遠以下濟撫璇璣而高視見秦川風物漢原邐迤感前王興廢知稼穡艱難吾君用此鏡是非閲思慮豈獨資耳目縱遊翫也凡殿宇戍搆揔三百四十九間工徒役指萬計武夫奮力將校呈規然而材匪藻梲塗唯儉静經之營之

不日而成也按漢史高祖初定天下悅卜洛之邑為天地之中有周室遺風將都之婁敬諫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不可居也夫洛陽四戰之地豈若秦川天府之國山河形勝真百二之勢乎高祖是日駕如長安其後七一作十年比擊韓王信相國蕭何居守而營未央宮因龍首山作前後建觀闕街道周廻七十里臺殿四十所帝還見之怒曰何治宮室之過度也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德帝悅而就居焉自漢元年乙

未歳至聖唐會昌元年之辛酉凡一千四十有七年矣其傾頹毀圮悠然邈然竟無有存之者我后緬慕古昔之興時即其舊而新是圖築擁基而繩脩木不侈不約巍然嶷然時以道覽無方周視有截則有若志弘奉聖君之旨也志弘姓魚氏代宗皇帝之功臣朝恩之孫也以績効而封國公由忠義而位上將自揔右廣貞心冠古陛下龍昇大寶光啟帝運左右同德東西一心變生人之耳目涣大明之徽懿武力忠壯玄機天啟式是萬

旅吾唐有人由是委以腹心寄之環列上曰忠爲令德有若士良志弘爲吾左右矣明年上親見祖考郊天神雪灑川原塵清城闕陽和風扇緑野烟澹是月也三辰承初以表無事上乃顧新宫迴玉輦列騎雲動彩仗天旋乃出金風疑由是乎造于未央俯仰周視肅威神而煌煌遊焉息焉容與悦懌晴山屏開以四遶故城巋然而隱嶙鮮風美景薰然入座上從容言曰吾今建是殿且錫之以嘉名名其殿曰道光其東曰韶芳亭其西曰

疑思亭乃立皐門曰端門其應門題曰未央宫所以志大臣之功力且不忘吾好古也乃命侍臣曰爾為我記之刻以貞石傳示乎不朽臣素任當承㫖不敢固讓惶恐拜舞而文之時會昌元祀濡大澤之明月也謹記

廳壁一

中書

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巳常於門下省議事即以議事

之所一無此六字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起復一無此二字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高祖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遷一作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一作移之一本無以字兵不可以下六字同擅興一作詠權不可以擅與一作施

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閭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啟之於萌伐紊不賞爵紊不封閧知咸作荒不救見知或作饑不騖知或作逆諫自賢為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酖一作鴆毒有夷族有破家或作有破家有覆族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

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一作廢）昌邑之亂梁（一作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為權衡論道變為機紐（一作論思變成機務）道變（一本無此二字）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誡無罪記云（十一字或作幸為戒之無罪斯記）一作皆唐文粹

昭文館大學士壁記　權德輿

聖人南面以理天下在宗起于（集無于字）教化緝熙于光明

太宗文皇帝敷文德建皇極始於弘文殿側創弘文館藏書以實之思與大雅閎達之倫切劘理道金玉王度盛選重名虞世集無世字避唐諱南褚亮而下為之學士更直密侍於其中其論思應對或至夜艾誕章遠猷講議啟廸武德貞觀之澤洽於元元厥有助焉其後徙於門下省景龍初始置大學士名命益重多以宰司處之所以登閎古先脥潤大政則漢廷之金馬石渠蘭臺延閣方斯陋矣按六典帝令給事中一人判館事每二府爰立

則統於黄樞而或署集作置或否不為恒制後後字集作孝文後元二十年間斯職闕焉前年秋八月今河中司空公居之今年夏五月相國蕭公居之公粹清莊重山立泉塞苞孔門之四教藴洪範之三德静若彜器扣如黄鍾由小司徒升左輔乃涖斯職於是戒官師稽憲令責游青襟辨志樂群皆循集作脩其方而遜其業且以左户之羨財百萬附益而脩飾之公署書府静深華敞清禁之内輔臣攸居宜乎舒六藝而調四氣於此室也於公之王父

考功府君在中宗朝為直學士懿文含章休有厥聲至公則聿脩之弘文貽厥之昌皐盡在是矣至若命館之名（集無名字）再為脩文終為昭文改復歲月傳諸故志前賢名氏宜列屋壁公以德輿交代於中臺之任踊躍於大治之中惠然授簡使得論次自景龍二年李趙公嶠始受命為大學士至公凡若干人揭而書之所以備文館之故實廣台臣之年表抑公之命也不敢辭焉元和二年秋九月記

翰林

## 翰林院廳壁記

韋處厚

魏晉已後復典綜機密政本中書詔命詞訓皆必由焉唐有天下因襲前代爰自武德時有密命則温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之屬視草禁中乾封年(一無此字)則劉懿之(一無之字)周思茂范履氷之倫直(一作秉)筆便坐自此始號北門學士皆自外台入(一作人)未列秘署玄宗開廣視聽捜延俊賢始命張説陸堅張九齡徐安貞輩待詔翰林

厥后錫以學士之稱蓋由德成而上與夫術數工藝（一作數術典藝）禮有所異也逮自至德台輔伊說之命將壇出車之詔（一作誥）霈洽天壤之澤導揚顧命之重議不及中書矣尺牘旁午章奏叢至指蹤中外（一作指縱命中）之畧謀謨帷（一作惟）幄之祕陰陽（一作隲）造化嘉猷密勿萌制（一作制萌）乎將然事構乎無形皆功（一無功字）歸元后而德（一無此字）播興運循名跡者莫窺其轍想風彩者孰（一作罔）究其端雖然臧否無得而稱矣貞元中由此而居輔弼者十有二（一有焉字）元

和中由此而膺大用者十有六（一有焉字）近日丞相府不由內庭者斷國論宰法度雖有利器長材未免鈌折棹撓建中（一作以）來簡拔之（一作尤）重故必密如孔光博如延州文如卿雲學如向歆器如黃顏直如史魚然後得中第士之游心處已景行於六如者而又飾之以潔球璋之行貫金石之誠雖潛聲匿迹而其（二字作莫）能朓乎漢時始建（一作置）尚書郎五人平天下奏議分直建禮含香握蘭居錦帳食大官則令之翰林名異而實同也時論以為

登玉清翔紫霄豈蓬山瀛州而足喻乎齊桓公納㡯人編棧之説以爲直木傅曲（一作直）則曲無由至曲木傅直（一作曲）則直無由至後之君子戴明聖恊盛時推㡯人之規移于（一作規矩乎）引賢使如是（一無是字）貫珠駢璧則瑕瑜不雜矣内給事李常暉内謁者監（一作將）王士政（一作玖）並掌院事延于（一作近乎）十年與直甸公之議聆於朝端（一無此二字）中書舍人杜元頴兵部侍郎沈傅師洎諸學士皆涉歷歲久備乎前文（一作聞）者也李常暉以北閣舊記室别堵

殊義非貫通改于前廳僉(一作時)以為便聖上詔復墜典留神太古處厚與司勳郎中路隋職參侍讀(一作講)通籍近署紀述之事前託沈傳師沈公以為稱善之在已不若使其人讓于處厚(因守一作固陋)無以辭時皇帝統臨四海之初元也

一作皆翰林志

## 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　元稹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顧問應對參會(翰林志作

參列班第旋次（翰林志集並作旋次班第）以官為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真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絪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右居在東第一閣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揭雞竿而（翰林志無此字）布大澤則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一有殿字）則直上（翰林志作止直集作上直）禁中以俟大凡大詔（二本作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莫不專受專對他人無得而參非自異也法不當言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

人而九參大政其不至者衛公諂及門而返事適然也至於張則美相印以俟其病間者久之卒不興命典集作也已若此則安可以昧陋不肖之稹繼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乎俛瞻仰翰林志作瞻仰覥如遭大賓每自誨其心曰以若之不俊不明而又使欲惡欹曲攻於內且決事於冥冥之中若之二本無此二字無暴揚報校二本作効之慮遂恣行於私易易也入翰林志作遂恣行私易也然而陰潛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遇若如是而猶舉枉錯直可乎哉

使若之心忽而為他人盡數若之所為而中不自愧斯可矣昔魯恭王餘畫先賢於壁以自警臨我以翰林志作乃十一賢之名氏豈直自警哉由是謹述其遷授書于座隅長慶元年八月十日記

重脩承旨學士壁記　丁居晦

尚書元稹承旨學士廳壁記舊題在東廡之右歲月滋久日爍雨潤牆屋罅缺文字昧沒不稱深嚴之地院使郭公王公皆以茂器精識參掌院事顧是言曰吾儕蒞

務罄盡心力細大之事人謂無遺而兹獨未暇使衆賢名氏翳不光耀失今不治後誰治之遂召工賦程不日而成峭麗齊平粉繪耀明或作目玉粹雲輕隨顧而生貫列英豪使千萬齡無鈌無傾工役一無此字告休命予紀完緝一作葺之美舊記所載今皆不書開成表號之二年五月十四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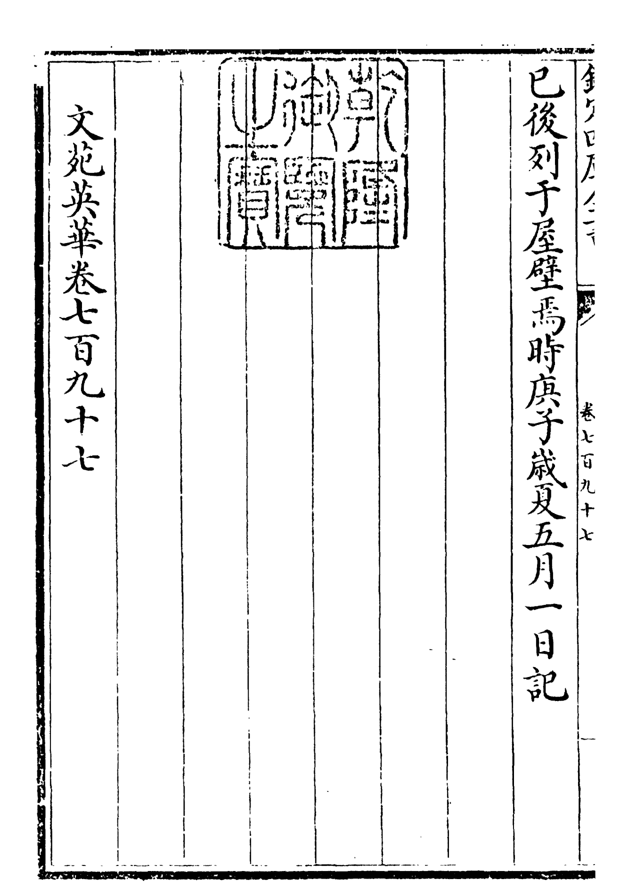
一作皆翰林志

翰林院使壁記　杜元頴

聖明以文明敷于四海詳擇（一作延）文學之士置於禁署
實掌詔命且備顧問又於內朝選端肅敏裕邁乎等倫
者為之使有二員進則承睿旨而宣於下退則受嘉謨
（一作謀）而達于上軍國之重事古今之大體庶政之損益
衆情之異同悉以關攬因而啟發若非有達識有精材
一心守公百志根正則曷能保維密勿之際傅導吁俞
之間哉故嘗由是職必極其位有若今之右軍梁時進
樞密劉堅焉當先聖躬勤萬務志清九有築壇互登持

柄騶移賫命於是乎出號令於是乎發急宣密付波至颷去二使之任尤所重難乃以今內給事李常暉內謁者監王士政繼領其職既而掃殄淮蔡廓平海岱有魏以六州底貢常山以二郡獻地北逐犬戎南剪溪蠻凡兵事之所會符檄之所至籌畧之所授告諭之所加決於一言歘以萬里得失以之而定安危以之而分降自九天之上行乎四海之外（一作內）無不面奉宸斷在競競跼蹐喘汗之中揣切必究毫芒靡失不有絶人之神用

其孰能處於此乎勤勞夙夜亦云至矣我皇初纘寶祚特加寵奬榮以金印紫綬玉帶之賜尋又就遷命秩勲階兼崇蓋舉勞以行賞也爾其聳善嚮義愛才好直周旋蚤暮牵履無越每聞激忠之詞及有所論必加慰勉欣喜外形此又列内庭者所共幸也至于增葺院署使群英有游處之安栽培松筠使多士有吟翫之適表裏融暢始終堅全固不易得也若無題叙則將來者何以景行之因移學士舊記遂徵前院使之官族斷自元和




已後列于屋壁焉時庚子歳夏五月一日記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七